

彩虹城堡系列

米兰

①

莫名其妙 著

那年夏天，天空里植满了我们鼓翼的声音
云在半空中，被微风剪碎，回忆也许美，可是正在飞走



rh
Rainbow Heart
彩虹堂

珠海出版社



蘭花(97)日美聯美甘蘭

1. ISBN: 7-309-02000-8
2. ISBN: 7-309-02001-6

3. ISBN: 7-309-02002-4

4. ISBN: 7-309-02003-2

1. ISBN: 7-309-02000-8



木蘭

莫名其妙 著

9-620-02000-8 珠海出版社

5.00元

ISBN 7-309-02000-8

（如有印刷或装订问题，请向出版社联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木兰.1 / 莫明其妙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8. 7
(彩虹城堡系列)

ISBN 978-7-80689-964-9

I. 木… II. 莫…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98709号

彩虹城堡系列·木兰.1

©莫名其妙 著

责任编辑: 姜 蓓

特约编辑: 王 霞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楼

电 话: 0756-2639330 邮政编码: 519000

网 址: www.zhchs.net

E-mail: zhchs@zhch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82 字数: 1500千字

版 次: 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9-964-9

本册定价: 23.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我们的相遇·001

第二章·我是谁·004

第三章·死的觉悟·009

第四章·长久的梦·014

第五章·阿卡拉一族·019

第六章·不同的世界·024

第七章·螳螂捕蝉·029

第八章·三个月的交易·033

第九章·手牵手·037

第十章·安娜的反击·041

第十一章·理由·046

第十二章·生的执念·050

第十三章·时间的错觉·055

第十四章·保姆? 用人?·058

第十五章·历时一年的保姆生涯·063

第十六章·又一次的别离·068

第十七章·旅行·073

第十八章·偶遇·080

第十九章·相见·086

第二十章·不如不见·092

第二十一章·天下无敌·098

第二十二章·羽扇纶巾谈笑间·104

第二十三章·相濡以沫·110

第二十四章·冰虫语夏·117

第二十五章·爱情是什么·122

第二十六章·谁弃谁·128



Mulan

目*录 Contents

- 第二十七章·相忘于江湖·133
- 第二十八章·平衡的法则·138
- 第二十九章·目标比昂斯·146
- 第三十章·大爷给你笑一个·152
- 第三十一章·众神的游戏（一）岩石洞窟·158
- 第三十二章·众神的游戏（二）监狱长的委托·164
- 第三十三章·若不是因为你·170
- 第三十四章·逃，无处可逃·176
- 第三十五章·女儿·182
- 第三十六章·家族·188
- 第三十七章·恶魔之子·193
- 番外·喜欢喜欢·199
- 第三十八章·各有各的不幸·205
- 第三十九章·图洛·211
- 第四十章·交易·217
- 第四十一章·流光·223
- 第四十二章·袭击·229
- 第四十三章·习惯·236
- 第四十四章·承认仪式·243
- 第四十五章·来世之镜（一）·249
- 第四十六章·来世之镜（二）·255
- 第四十七章·失去的岁月·262



第一章

我们的相遇

我呆呆地望着天上滑过的流星，说来这个世界，其实和我以前待的地方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我出生时就带着记忆，但那似乎是脑海深处的烙印，虽然时时刻刻我都知道它在那儿，却永远都够不到。每当捕捉到些什么的时候，它却又像是沙子从手指缝中溜走那般，一瞬间就不见了。那是因为我太小的缘故吗？

我认识阿奇拉的时候，他的父母正搬到我家对面来，吵吵嚷嚷的汽车喇叭声，大约是我们这个小镇一个星期的话题。那个时候，妈妈忽然抱着阿奇拉，和一个不认识的阿姨一起进来，献宝似的对我说：“娜娜，娜娜，快看弟弟，多可爱。”

我伸出小小的指头，去戳那张白里透红的很软的小脸，手感很好，软乎乎的，有点像面团。阿奇拉“哇”地发出很大的哭声。妈妈急忙把他抱开，阿姨笑笑说：“你们家娜娜也好可爱。”

“哪有，祸害精一个。”妈妈说。

我撇了撇嘴，晃晃悠悠地转身回到沙发上。小孩子真麻烦。

那时候，我四岁，阿奇拉半岁。

但是这个软软的奇怪的东西开始学会说话，学会走路，学会叫我姐姐，然后整天跟在我后面像一条小尾巴。

妈妈和阿姨总是谈论着我们的将来：“将来我们的阿奇拉娶你们家的娜娜，好不好？”

“好呀，那再好不过了。”



这个时候我都会扔给她们一个白眼，然后直接拖着阿奇拉上楼。虽然我和他都是屁点大的孩子，不过三年零六个月的差距，但是这样足使得我可以抢他的蛋糕，抢他的玩具，然后轻易把他摁倒……

有时候阿奇拉会抱着我说：“姐姐，我们不要玩牌，我们去抓鱼好不好？”有时候他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大叫“姐姐坏……”

阿奇拉叫我姐姐，但我不叫他弟弟。大人们问的时候我总是说：“我没这么笨的弟弟。”

于是大人们又开始讨论我们两个的娃娃亲，到最后小镇的每个人都知道将来我要嫁给那个还在流鼻涕的小孩。

我有时候会觉得妈妈是个不容易亲近的人，然而现在却幡然醒悟——每天都能看见阿姨在我家厨房做饭，或者我们在阿姨家蹭饭。

“其实，你只是想要一个长期饭票，对不对？”面对我这样的疑问，她的笑容立即变成了讨好，像一条小狗一样扑过来蹭着我：“阿奇拉很可爱的呀。”

那一年，阿奇拉三岁，我六岁半。

阿奇拉还是跟着我爬树、摸鱼、抓野兽，浑身泥水和擦伤。

每次回到家的时候妈妈都会大叫：“死丫头，看看又把人家阿奇拉弄成什么样啦。”然后把我们两个拎到浴室，狠狠地洗干净丢回楼上。

不过更多的时候却是家里空荡荡的——她经常会消失一两个月，然后浑身是血的回来。妈妈不在的时候，阿奇拉就会脏兮兮地爬上沙发，把沙发套弄得都是泥。我只好把他拖到浴室，然后把沙发套扔到洗衣机里。

阿姨经常会夸奖我说：“娜娜很厉害哦，一点都不像是六岁的孩子。”

其实我真的不是六岁，我知道，我有着上辈子的记忆。

在记忆里，我在那个世界活过了二十岁。但是我只记得一点点——正像我是记得很多种打牌的方式，比如八十分、斗地主、梭哈，却想不起来跟我打过牌的任何一张面孔。我记得我看过的很多漫画书的内容，却不记得我那时候的名字。

无论是什么，阿奇拉学得都相当快，原本我还怀疑“天才”这个词语，现在眼睁睁地看着他只用了三天就把我一个月学会的招数耍得跟猴一样。妈妈经

常会贬低我说：“娜娜，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我生的，我们家的孩子哪会那么笨啊。”

我撇了撇嘴，回头看了阿奇拉一眼。

阿奇拉立刻感觉到了我的怒火，马上跳了出来站在我的面前说：“阿姨，我会保护姐姐的！”

于是我哈哈大笑。

但是比我小三岁零六个月的阿奇拉，终于在十二岁的那年超过了我的个头，并且飞一样地继续拔高，直到我再也追不上。于是我不再能够抢他的蛋糕，不再能够抢他的玩具，不再能够轻易地将他摁倒……

那一年，阿奇拉收到了小镇上女孩送的第一朵花。于是我撕烂了他给我的生日卡片，把他关在下着雨的门外。

“滚！”我仰着头瞧着他，扯着嗓子吼。

“娜娜，要是遇到喜欢的人就要把他吃掉！”妈妈这样教育我。

第二天，我打了电话去道歉。

电话里的那一人劈头盖脸地大叫：“姐姐，你猜我刚才找到什么了？幻狼的窝啊。我们去抓一只回来吧！”

我忽然觉得我的歉意毫无道理。





第二章 我是谁

阿奇拉的射击力度很大,但却经常射不准目标。每次都需要我精准的祝福。

妈妈也很奇怪我的能力。

“明明是个惹祸精来着,居然有着这么……奇怪的能力。”她大概实在想不出来词语,“精准的祝福……你到底是谁家的小孩?”

我瞥了她一眼,无视掉她的念叨。

“阿姨跟你说话呢。”边上的阿奇拉推了推我。

“少啰唆!”

十五岁的我,陷入了严重的叛逆期中,口头禅变成了“少啰唆!”、“有完没完!”、“吵死了!”,以及“你丫的闭嘴!”

妈妈离开家已经有了一段日子,我用她的卡付账,在店里买了一堆的菜,堆在厨房里。

打了一个电话给阿奇拉,接电话的是阿姨。

“阿奇拉啊,还没回来,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娜娜到我们这里来吃晚饭吗?”

“不了,我自己做好了。”我挂上电话,呆呆地坐在窗边,看着遥远的河岸和渐渐灰暗的天空。

阿奇拉渐渐开始走到更远的地方去捕猎,一失踪就是两天。更是不停收到镇上其他女孩子的礼物,像是手套、围巾、饼干等等。他总是将那些礼物扔

给我，不管我需要不需要。

“不要拿那些其他人给你的东西给我。”

我瞪着他，他也瞪着我。

“不喜欢的话，就扔了吧。”他叹了口气，有些无奈地说，“姐姐。”

“不要叫我姐姐。”

我站在他的面前，却摸不到他的头。

我将围巾串起来当门帘，手套拆开做抹布，饼干喂镇口的狗狗。然而最终我还是受不了，将他的礼物通通扔进了垃圾桶。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正确地处理它们，是严谨地告诉阿奇拉——我不是很喜欢这样，还是继续将那些东西拆拆分分。我那个记忆中的少女，并没有青梅竹马。她只是一个成绩普普通通，样貌勉勉强强的，男人运差到极点的倒霉蛋。

妈妈说，喜欢的人，要吃掉。

我时常坐在窗前，慢慢地看月亮爬上来，想一些以前遇到过的事情，并且考虑它的真实程度。

如果不是那个夜晚，我大概会一直静静地坐在这个地方发呆，或者等我这一辈子也到二十多岁的时候，能够理解所谓的命运。我究竟是一个叫做娜娜的十五岁女孩，还是一个叫做南南的死鬼。

孤寂的夜晚，却并不黑暗。

两道影子一前一后从街道的一头窜向另一头。

“呵呵，人家不会告诉你东西在哪里的。”我家那个脱线妈妈的声音。

“哦？”

五道明亮交织在一起的光忽然出现，从中翻飞出无数亮晶晶的蝴蝶，呼啸着扑向说话的男人。男人在蝴蝶群中穿梭，亮晶晶的粉末却像是雪花一样撒了出来。

“蝴蝶？有毒？”

男人自言自语了一句，忽然从一端消失。然后我就只能听见风和撞击的声音，还有喘息一声。

最后，什么都没有了。



静静的，似乎过了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就连存在感都消失了。

我就似乎只能听见自己的心，在那里拼命扑通扑通跳着，心跳的声音被一百倍的放大，而所有的一切在那一刻都仿佛变得不存在似的。最后，一根弦断了。

风。

危险！我猛地从床上蹿了下来，但后一个瞬间我的腹部被狠狠地击中，整个身体像一只烧熟了的虾，“啪”的一声撞到了后面的壁橱上，痛得眼前一黑。第一下的确躲过了，但第二下攻击不需要间隔的吗？

“这里还有一个？”

“嗯？是那个女人的家。”另一个声音说。

是那个男人！

我张开眼睛，看着他坐在床边上，把玩着不知什么时候拿到手的相架。“那么，这个小孩有可能知道东西在哪里。”

他回过头看了看我，忽然低声笑了：“飞坦，你用的力道不够啊。”被叫作飞坦的人转过来看着我，皱了皱眉头。他蒙着脸，却像女孩子那样纤细。另外一个……看起来很帅气很干净的黑发男子，他的脸逆光，看起来有些阴暗，额头上绑着一层绷带，但身上满是血的味道。我的心沉了下去。

“脱线老妈，现在怎么样了？”无意识地瞪着他们两个，心里骂了他祖宗十八代很多遍。唉，我又不知道他祖宗是谁。

“我们到这里来找一样东西，你知道它放在哪里吗？”男人温和地开了口。

“什么东西？”我回答，声音有点嘶哑。腹部的疼痛稍微减缓了些，只是一动，仍旧痛得我根本动不了。

“灵魂之石。”

“灵魂之石？”我露出困惑的神色，“宝石？”

脱线妈妈极喜欢亮晶晶的东西，她的古怪爱好就是不择手段地收集各种宝石，就像是某种动物，比如守财奴的龙……

男人呵呵地轻笑了一声，颇有些玩味地看着我。

“啪嗒”一声，飞坦的脚像是踩到了些什么，猛地一肘将墙壁打碎，在这一瞬间，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杀意。

“啪嗒”，我落在了客厅的另外一端，一动不动。不是我不想动，丫的前面一个飞坦，后面还有一个散发着危险气息的男子，不知道用什么抵着我的后腰。

我的妈，你到底得罪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人……

男子从被打破的洞中缓缓走了出来，手里拎着一个被踩了一脚的破布娃娃：“这是你的能力？”

“嗯，和我的娃娃相互瞬间交换，只要是被我设定就可以，但是范围不超过十米。”当然现在我的力量还不够。

男人的眼中似乎露出了可惜的神色，说了句：“飞坦，交给你了。”

他没有说留口气在。

我会死……吗？

在这一瞬间，我浑身都冷得像是掉进了冰窟，心底的恐惧也浮现了上来。脑子却不听使唤地异常清晰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我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吧。无论是威胁也好，提条件也好，大概都会被杀掉——姑且不论这些人的喜好风格，灭口总是没有错的，尤其是他们这样明目张胆走进来。

等等，为什么我会期望他会的那个人说“留口气在”。不不不，我的意思是，我怎么会知道有“留口气在”这样的说法。我一阵头痛，到底是哪里出了错？有时候突如其来的想法经常会让我分不清哪个是现在发生的，哪个是过去遥远的记忆。结果就是把自己弄得头昏脑涨，一坐就是一个下午，用来思考这个问题。

但对方现在没打算给我这个机会。就在这一刹那，飞坦动了。好快，至少和妈妈相同的速度。

我并不是完全看不清楚他的动作，所以当他的匕首刺过来的那刻，我用手挡住了他的手腕。但接下来就是胸口一痛，整个人被匕首带着飞了出去。就在我脑海中空白的时候，两只手被抓着拖到头顶，用匕首狠狠地穿了过去，钉在了墙壁上。





“我听见自己的惨叫。”

很可笑，是听见。

我从来没这么痛过，仿佛是灵魂被抽离了自己的身体一样，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中。在这一瞬间什么思考，什么冷静，全都不见了，剩下的只是孤单的饮泣。

妈妈——你在哪里？

阿奇拉——你在哪里？

眼泪夺眶而出。

该死的，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是能够忍住眼泪，我就跟你姓。很好，我还有心思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哎，居然还能挡住你一招。”这是站在我身后的人发出的声音，很温和。

“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几岁啦？”那个声音问。

“咳！”我吐出一口血。把人打成这样再提问，真的很没诚意。

但这个问题，其实我真的也很想知道。

我，究竟是谁？



第三章

死的觉悟



南南是个很没用的家伙。脑子又笨，性格孤僻，长得十分普通。爸爸妈妈经常因为家里的开支而吵架，每次除了尖锐的叫骂，还有就是迁怒于她这个只能吃饭的废物。南南有一个比自己小三岁的弟弟，弟弟比姐姐聪明且乖巧，每次考试都得第一。所以爸爸妈妈从来不骂他。

是的，家里很穷，为了借漫画看，她经常忍着不吃午饭，把午饭的钱省下来，所以发育得很不好，又瘦又小。

初中考高中的时候没有考上，去念了烹饪学校。但是还没念满两年，她就辍学了。因为爸爸病倒了，妈妈那点微薄的工资除了要给爸爸看病之外，负担不起两个人的学费，而且需要她留在家里照顾病人。爸爸的病断断续续拖了两年，终于在家徒四壁之后离开了人世。

这时候妈妈带着弟弟跟着其他男人跑了。

她知道，妈妈没错，父母养到她成年，并不算抛弃。

这一年，南南十八岁。

因为没有文凭，只能到处打工，勉强温饱。喜欢上一个男人，除了被骗走初夜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不不不，也不能说是什么都没有——如果说痛苦的回忆的话，倒是有一大堆。

在这之后她靠身体吃饭，到处混饭吃。最后她染上了肺病。这并不是不可治愈的毛病，但她没有钱。死的时候资产为负，尸体在无人的房间里渐渐变冷。



我怕死，我怕痛，更怕的，是什么也不曾拥有过。

阿奇拉叫我姐姐的时候，我下意识想到，我讨厌那个弟弟。

脱线妈咪扑过来的时候，我下意识想，这是谁家的花痴。

原来我不记得自己的名字，却每时每刻记得这个没用的二十二岁的女人。

是的，我姓向，他妈的叫做向南飞。

在家的时候家里人叫她南南。

出来混的时候他们叫她南姐。

记忆在这一瞬间如潮水，像是填鸭一般塞到我的脑袋里。可是，这对解决面前的问题，完全毫无用处。

“她似乎不想回答我的问题呢。”问话的少年走到了面前，我只能依稀看见他有着一张娃娃脸，看来比我大不了多少。

一阵强过一阵的疼痛灼烧着我的神经，一开始还能叫出声来，但后来几乎是虚脱地陷入半昏迷状态。肩胛被压碎，手指甲被一根一根拔了下来。我想我大概把一辈子的疼痛都花在了这里了。但昏迷并没有持续多少时间，一阵更剧烈的疼痛使得我惊醒过来。

飞坦，丫的你真狠。我诅咒你！走路跌死，吃饭噎死，喝水呛死，上厕所拉死，洗澡淹死。总之，不得好死。

“呃？”似乎是没看出来面前的这个小姑娘居然这么能忍，少年皱了皱眉头，“要是派克在这里就好了。”他忽然想起些什么似的提醒道，“喂喂，你缓一下，再这样下去还什么都来不及说，就被你弄死了。”

这大抵是我听到现在最中听的一句话。难得还有一个会关心我死活的人。我以为你们全都已经当我死了。

“小妹妹，你告诉我们那颗灵魂之石在哪里，我们就带你去找妈妈，好吗？”一直说着话的少年仍旧一副笑眯眯的样子。

也就是说，告诉了你们，马上就让我去死。

我轻轻地皱眉，现在连这个动作都会牵动伤口。虽然结果差不了多少，但我真的不知道我那脱线妈妈是不是有那种东西，你要知道，一头龙是只懂得

收藏，而不会去鉴赏的，所以现在的我虽然知道老妈有藏品——但是不是有“灵魂之石”就不敢保证了。

我轻轻抬起头，略微地移动，有时候痛得我忍不住呻吟出来。痛得我简直想自杀。

“一个问题，换一个问题。”冷冷的，嘶哑的，是我的声音。

“你认为你还有提要求的权利吗？”飞坦冷冷地看着我。

我只是轻轻地看着他，然后我笑了——并不是我已经觉悟到了想死这种程度，而是我虚弱得根本没有力气去瞪他。

“呵呵，你想问什么？”

“你们是谁？”

“有趣的小妹妹……”他有着一张令人提不起恶意的脸，更因为脸上挂着的微笑显得更加温柔。但是——你丫的嘴巴里说的话和手上做的事情怎么就这么不一样……

“噗”的一声，他拔出了我胸口的匕首，一道血泉喷了出来，在他脸前十公分的距离落了下来。唉，我的血马上就要流光了。

“我们是强盗哦。你妈妈，很不小心地从我们这里偷了我们的东西。”他笑眯眯地说，“当然，你也可以叫我们‘幻影旅团’。”

“咳！”我又咳了一口血出来。

这个名字，不仅南南知道，就连娜娜都知道。幻影旅团，强盗中的强盗，一窝子A级通缉犯啊……真是被那个脱线女人害死了啊。你抢什么不好，去抢强盗祖宗的东西。

少年忽然拍拍手，站了起来：“另外，门外的那个，你不进来吗？”

小小的身影从门外闪了进来，眼中有近乎野兽般的炽热。

阿奇拉！

我从来不知道，那个傻乎乎的孩子，会有着这样的表情。

在我眼中的阿奇拉并不是这样的。他只是个一直跟在身后的鼻涕虫，整天姐姐姐姐嬉皮笑脸地叫着。就算是已经个头超过了我，也马上被我一句“个头高也比我小三年零六个月”给顶回去，然后讪讪地摸着自己的鼻子。